

图书在版编目(GIP)数据

李叔同西湖出家实证/陈星著.-杭州:杭州出版社,
2008.8

ISBN 978-7-80758-104-8

I.李… II.陈… III.李叔同(1880~1942)-人物研究
IV.B94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2478 号

李叔同西湖出家实证

陈星 著

责任编辑	袁弘煦
封面设计	祁睿一
出版发行	杭州出版社(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) 电话:(0571)87997719 邮编: 310007
印刷	杭州艺文报刊印务有限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开本	880×1230 1/32
字数	200 千
印张	7.75
版次	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80758-104-8
定价	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印装有错误请向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)

·序·

续佛慧命 ——我对祖父出家的理解

李莉娟

“出家乃大丈夫事，非将相所能为”。弘祖的出家没有牵涉到任何世俗因素，而放下一切身外之物，完全是为了住持佛法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将佛法发扬光大，利益众生，为“非将相所能为”之事。

弘祖1918年出家为僧，1942年圆寂，这24年间，对佛教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当时鉴于佛门戒律松弛故而致力研究律宗，学律持律，以自己严格的持戒行动为佛教界树立模范，并振兴湮没700年的“南山律宗”，履践他的弘律誓愿，呕心沥血，竭尽全力，精研律藏，先后编著许多有关律学典籍文献，总称为《南山律苑丛书》，其中以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》一书最为精辟，为“经典性”著作，用去7年时间才完稿，精心构思，将原有戒条，制为表解，化繁为简。表中所列制意、罪相、具缘、开缘、并制、境想等，纲目精细，条理分明，一一了如指掌，令初学者，易得门径。被称为宋朝元照（灵芝）律师以后第一巨著，在中国佛教史上被

尊为“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”。

戒律的学习和弘扬一向是僧尼的专职，在家居士是不敢问律的，所以居士对戒律的了解至多停留于五戒八戒的戒相上，对于律学的开遮持犯理论很少有人知道，弘祖为此编写《南山律在家备览》，为在家居士学律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

戒律的实行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，具体说，不外乎衣、食、住、行的如礼如法。弘祖受戒后，严格实践过午不食，躬行诸戒，僧衲简朴，赤脚草履，威仪寂静，充分体现出无挂无碍的解脱心境。所有起心动念，言行举止，行住坐卧，无不谨慎。一次，丰子恺先生寄一卷宣纸，请弘祖书写佛号，宣纸有余，弘祖便去信问多余宣纸如何处置？丰子恺先生原是多备一点，供弘祖随意处置的，连忙回信说明：“多余的纸，赠与法师，请随意处置。”又有一次丰子恺先生寄回件邮票多了几分，弘祖把多的几分寄还他。于是以后丰子恺都要提前说明多余的用途，弘祖方肯使用。

弘祖交游极广，但对高官名士，却不愿意亲近，以避攀缘之嫌。在青岛湛山寺讲律时，有一老将军名朱子桥，有事到青岛，当时青岛市市长是沈鸿烈，因朱老为政界前辈，市长特在湛山寺中设宴致敬。朱老建议让弘祖坐首席，他做陪客，沈市长很赞同。于前一天列一“知单”去请弘祖，第二天临席时又派监院邀请，带回一纸条，写着四句话：“昨日曾将今日期，短榻危坐静思惟。为僧只合居山谷，国土筵中甚不宜！”邀者虽感到扫兴，但都敬佩其风格高尚。

弘祖精研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将各种译本中精辟的经句集成联句，编写成《华严集联三百》一书。并撰书前《序说》及卷后《华严经读诵研习入门次第》。《序说》云：“割裂经文，集为联句，

本非所宜，今循道侣之情，勉以缀辑。其中不失经文原意者虽亦有之……战兢悚惕，一言三复。竭其努力，冀以无大过耳。兹事险难，害多利少。寄语后贤，毋再赓续。偶一不慎，便成谤法之重咎矣。”尤见弘祖态度的谨慎。《华严集联三百》力求不失《华严经》经文本意，又富佛教哲理，择对工整，灵活不滞。加上书法艺术的庄严，更引人入胜，欢喜持受。展卷观览，顿得无穷“法味”，顿生“无上清凉”之感。弘法利生，作用极大。

弘祖持戒严谨，做事小心谨慎，曾写一幅字：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凡事抱着一种“临深履薄”的态度，数十年如一日。

弘祖出家后爱国热情依然高昂。1937年为厦门第一届运动会撰写了会歌，歌词是：“……你看那，外来敌，多么披猖，请大家想想，切莫再彷徨。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之下，把国事担当，到那时，饮黄龙，为民族争光。”面对日本的入侵，唤醒国内各阶层人民，投入救国救民的洪流中。他在演讲开示时宣传爱国思想，书写“念佛不忘救国，救国必须念佛”横幅，并加跋语：“佛者，觉也，觉了真理，及能誓舍身命，牺牲一切，勇猛精进，救护国家，是故救国必须念佛。”弘祖提出念佛不忘救国的佛教救国主张，这是佛教教义的一个创举，得到佛教四众弟子的拥护和赞叹。至今，中国佛教协会仍大力提倡“爱国爱教”精神。

弘祖出家后最敬仰印光法师。向初学佛者推荐《印光法师文钞》。在致姚石子信上说：“法师今居普陀，昔为名儒，出家已二十余年，为当世第一高僧，品格高洁严厉，为余所最服膺者。”弘祖出家后不作住持，不畜徒众，不乐名闻利养。因担任住持，要外应俗务，内抓管理，妨害道业。所以，弘祖和印光法师一样，都以不作住持为真实弘道的第一条件，全身心深入经藏，将释

家的思想“化”在儒家的逻辑思维中。他在创办“佛教养正院”时，致瑞今法师信上写到：“弘一提倡之本意，在令学者深信佛菩萨之灵感，深信善恶报应因果之理，深知如何出家及出家以后应作何事，以造成品行端方，知见纯正之学僧。至于文理等在其次也，儒家云：‘士先器识而后文艺’亦此意也，谨书拙见，以备采择。”弘祖认为当以立德为先，立言为后，不能只精通理论，重要的是踏踏实实地做人。

当今，有些“研究者”、“专家”发表文章，用种种猜测“揭秘”弘祖出家的原因，劝君千万不要在此浪费时间，以免以讹传讹，误导后人，还是先了解弘祖出家后24年间的成就及对佛教的贡献，顺便再学一学佛教的教理教义，待思想境界有了提高，一切便明了。

（序作者为李叔同孙女）

目 录

序：续佛慧命——我对祖父出家的理解

..... 李莉娟(1)

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

..... 释弘一口述 高文显笔录(1)

《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》一文的历史钩沉 (7)

李叔同西湖出家实证与人文解读 (17)

李叔同弟子、友人释疑 (214)

李叔同出家之我见 (224)

后记 (233)

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

释弘一口述 高文显笔录

杭州这个地方，实堪称为佛地，因为那边寺庙之多，约有两千余所，可以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。

最近“越风社”要出关于《西湖增刊》，由黄居士来函，要我做一篇《西湖与佛教之因缘》，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，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，短期间内是不能做成的。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，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零碎的事情来说一说，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。

我第一次到杭州，是光绪二十八年七月（高按：本篇所记年月，皆依旧历），在杭州住了约莫一个月光景，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。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吃过一回茶而已，同时也把西湖的风景，稍为看了一下子。

第二次到杭州时，那是民国元年的七月里。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，一直住了近十年，可以说是很久的了。

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，离西湖很近，只两里路光景。在钱塘门外，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，名景春园，我常常一个人出门，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。当民国初年的时候，西湖那边的情形，完全与现在两样。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，都是很好

看的。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，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，而钱塘门外，更是冷静了。

在景春园的楼下，有许多的茶客，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。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。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，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。

在茶馆的附近，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——昭庆寺了。我吃茶之后，也常常顺便地到那里去看一看。

当民国二年夏天的时候，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面住了好几天，但是住的地方，却不是出家人的范围之内，那是在该寺的旁边，有一所叫做痘神祠的楼上。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。当时我住在里面的时候，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，心里却感觉得很有意思呢！

记得那时我亦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。

曾有一次，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。那时，我和夏丐尊居士两人，却出门躲避而到湖心亭上去吃茶了。当时夏丐尊曾对我说：“像我们这种人，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。”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，就觉得很有意思，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。

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，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，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，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。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，想来断食一下。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，若实行断食后，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。要行断食时，须于寒冷的季节方宜，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作断食的时间。

至于断食的地点呢？总须先想一想，考虑一下，似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。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，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地方，有一所虎跑寺，可作为断食的

地点。那么，我就问他，既要到虎跑寺去，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，究竟要请谁呢？他说有一位丁辅之，是虎跑寺的大护法，可以请他去说一说。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。因为从前那个时候的虎跑，不是像现在这样热闹的，而是游客很少，且是个十分冷静的地方啊。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，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。

到了十一月的时候，我还不曾亲自到过，于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趟，看看在哪一间房里住好？看的人回来说，在方丈楼下的地方，倒很幽静，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多，且平常的时候都是关起来，游客是不能走进去的。而在方丈楼上，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而已。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。等到十一月底，我到了虎跑寺，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了。

我住进去以后，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经过，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，我看到他却十分欢喜呢！因此就时常和他来谈话，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。

我以前虽然从五岁时，即常和出家人见面，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念经及拜忏。而于十二三岁时，也曾学了放焰口，可是并没有和有道的出家人住在一起，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，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。这回到虎跑寺去住，看到他们那种生活，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。

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，但心里头却十分愉快，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，更是欢喜吃。及回到了学校以后，我就请佣人依照他们那种样的菜煮来吃。

这一次，我之到虎跑寺去断食，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。及到民国六年的下半年，我就发心吃素了。

在冬天的时候，我即请了许多经，如《普贤行愿品》《楞严

经》《大乘起信论》等很多的佛经，而于自己的房里，也供起佛像来，如地藏菩萨、观世音菩萨等等的像，于是亦天天烧香了。

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回家去，而是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了。我仍旧住在方丈楼下。那个时候，则更感觉得有兴味了。于是就发心出家，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做师父。他的名字是弘祥师。可是他不肯我去拜他，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。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面居住的。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虎跑寺来。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。

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来入山。而预先在寺里面住了一年，然后再实行出家的。当这个时候，我就做了一件海青，及学习两堂功课。在二月初五日那天，是我的母亲的忌日，于是我就先于两天以前到虎跑去，在那边诵了三天的《地藏经》，为我的母亲回向。到了五月底的时候，我就提前先考试，而于考试之后，即到虎跑寺入山了。

到了寺中一日以后，即穿出家人的衣裳，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。及至七月初的时候，夏丏尊居士来，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，他就对我说：“既住在寺里面，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，而不即出家，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，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。”

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，但是承他的劝，于是就赶紧出家了。便于七月十三日那一天，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，所以就在那天落发。

落发以后，仍须受戒的。于是由林同庄君的介绍，而到灵隐寺去受戒了。

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，我一向对着它是很欢喜

的。我出家以后，曾到各处的大寺院去看过，但是总没有像灵隐寺那么的好。八月底，我就到灵隐寺去。寺中的方丈和尚却很客气，叫我住在客堂后面芸香阁的楼上。

当时是由慧明法师做大师父的。有一天我在客堂里遇到这位法师了，他看到我时，就说起既是来受戒的，为什么不进戒堂呢？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，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？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，我也是一样看待的。那时方丈和尚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，而于戒堂里面有了紧要的佛事时，方命我去参加一两回的。

那时候我虽然不能和慧明法师时常见面，但是看到他忠厚笃实的容色，却是令我佩服不已的。

受戒以后，我仍回到虎跑寺居住。到了十二月底，即搬到玉泉寺去住。此后即常常到别处去，没有久住在西湖了。

曾记得在民国十二年夏天的时候，我曾到杭州去过一回，那时正是慧明法师在灵隐寺讲《楞严经》的时候。开讲的那一天，我去听他说法。因为好几年没有看到他，觉得他已苍老了不少，头发且已斑白，牙齿也大半脱落。我当时大为感动，于拜他的时候，不由泪落不止。听说以后没有经过几年工夫，慧明法师就圆寂了。

关于慧明法师一生的事迹，出家人中晓得的很多，现在我且举几样事情，来说一说。

慧明法师是福建汀州人。他穿的衣服毫不考究，看起来不像大寺院法师的样子，但他待人是很平等的。无论你是大好佬或是苦恼子，他都是一样地看待。所以凡是出家在家的上中下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对于慧明法师是没有一个不佩服的。他老人家一生所做的事固然很多，但是最奇特的，就是能教化“马溜

子”(马溜子是出家流氓的称呼)了。寺院里是不准这班马溜子居住的。他们总是住在凉亭里的时候为多,听到各处的寺院有人打斋的时候,他们就会集了赶斋去(吃白饭)。在杭州这一带地方,马溜子是特别来得多。一般人总不把他们当人看待,而他们亦自暴自弃,无所不为的。但是慧明法师却能够教化马溜子呢。那些马溜子常到灵隐寺去看慧明法师,而他老人家却待他们很客气,并且布施他们种种好饭食、好衣服等。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。而慧明法师有时也对他们说几句佛法,以资感化。

慧明法师的腿是有毛病的。出来入去的时候,总是坐轿子居多。有一次他从外面坐轿回灵隐寺时,下了轿后,旁人看到慧明法师是没有穿裤子的,他们都觉得很奇怪,于是就问道:“法师为什么不穿裤子呢?”他说他在外面碰到了马溜子,因为向他要裤子,所以他连忙把裤子脱给他了。关于慧明法师教化马溜子的事,外边的传说很多很多,我不过略举了这几样而已。不单那些马溜子对于慧明法师有很深的钦佩和信仰,即其他一般出家人,亦无不佩服的。

因为多年没有到杭州去了。西湖边上的马路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,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,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边上居住时,那种闲静幽雅的生活,真是如同隔世,现在只能托之于梦想了。

《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》 一文的历史钩沉

在林子青先生的旧版《弘一大师年谱》的“1937年”条目中有这样一句：“是年应杭州《越风》杂志之请，撰《我在西湖出家之经过》（高胜进笔记），刊于《越风》增刊第一集《西湖》专号。”^①但在事实上，很长一段时期以来，无论是林子青先生本人还是其他的研究者，虽经四处搜寻，均无法见到这篇弘一大师自述出家经过的告白。据高文显（即高胜进）《弘一法师的生平》一文，人们可以略知弘一大师这篇“出家告白”的缘起。高文显说：



《越风》杂志封面。于1935年11月在杭州创刊。该刊1937年《西湖》增刊上发表了弘一大师口述之文《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》。

去年春间，因为越风杂志社的编辑黄萍荪先生要出杭州的专号，写信来请弘一法师将他在杭州出家的因缘写出来，但是法师因为精治梵典未得空闲，且不便再入世谛文字因缘，那时适我因为厦门大学的学程尚未结束，也寄居

① 林子青：《弘一大师年谱》（旧版），上海杂华精舍1944年4月版，“1937年”条目。



林子青编：《弘一大师年谱》(旧版)，上海杂华精舍1944年4月版。题签者萧蛻黯(1876—1958)，名蛻，字孟孚，蛻闇，一署退庵，号寒蝉，江苏常熟人。早岁离沪，执教于城东女学和爱国女学，工篆刻，善书法，复兼行医。先后参加南社和同盟会。



弘一大师与高文显(左)、广洽法师(右)合影。

在南普陀寺内，而法师则在寺前的功德楼上。于是法师使命我于星期日的时候，到他的楼上去由他亲口述当时在杭州出家的经过，由我笔记，再经过一番整理，以应越风之请。于是当春假的某星期日，我便到他的楼上去，两个人对坐着，我集中注意力，听他的叙述，而一方面笔头忙着在动，于一小时余便将他的出家因缘叙述完毕了，可是不幸因杭州沦陷，越风社虽然曾出了预告的篇目，至今连那篇经过法师删改的旧稿，也不知流落何处……^①

高文显的记述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线索，即当年《越风》杂志社做编辑，并约请弘一大师撰文的是一位叫黄萍荪的先生。于是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辗转查访，得知黄萍荪先生当时还健在，且卜居于浙江省衢州市。1988年秋，笔者致函黄萍荪先生，

① 高文显(即高胜进)：《弘一法师的生平》，收《弘一大师永怀录》，大雄书局1943年版，第31页。《弘一大师永怀录》一书的排版较为混乱。在目录和此文所在页中，文章的标题是《弘一法师的生平》，文章前六页的书眉亦标“弘一法师的生平”，而从该文的第7页起到结尾页却写“弘一大师的生平”。故在此后的诸多文献资料中，该文有曰《弘一法师的生平》，有曰《弘一大师的生平》。

《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》一文的历史钩沉

向其请教有关《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》一文的情况。1988年11月20日,黄萍荪先生复函笔者:

陈星先生史席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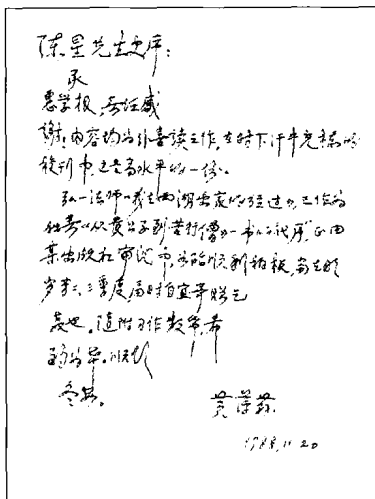
承惠学报,无任感谢!内容均为仆喜读之作,在时下汗牛充栋的校刊中,这是高水平的一份。

弘一法师《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》,已作为拙著《从贵公子到苦行僧》一书的“代序”,正由某出版社审阅中,如能顺利拍板,当在明岁第二、三季度,届时自宜寄赠乞教也。随附习作数纸,希酌为幸。顺颂

冬安

黄萍荪

1988年11月20日



黄萍荪先生于1988年11月20日写给笔者的信。

按:笔者时任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》编辑。

笔者再次致函黄萍荪先生,希望他详细介绍有关《越风》和《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》一文的情况。黄萍荪先生于1988年11月30日回信曰:

